

冯华侦探文集

现代都市情感心理探案系列

危险家庭

冯 华 著

群众出版社

目 录

危险家庭..... (1)

善良内秀的女教师普晴怀疑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，因为她在生活和工作中屡屡出错，甚至威胁到了丈夫和女儿的生命安全。即使如此，在事业上春风得意的丈夫却对她呵护备至分外关心。普晴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。然而，当刑警的哥哥普克却说她的危险来自她最挚爱的丈夫。难道现实会如此残酷？

网络陷阱..... (159)

一个陌生的温情“中年男人”通过网络叩开了年轻女广告设计师刘畅寂寞的心扉。然而，这个心目中完美的异性却使刘畅陷入了无底的罪恶深渊。IT白领精心设计的网络神话使深信它的人落入无望的泥潭，却又意外地帮助执法的警察找到幕后的凶手。

目

录

爱情彩票..... (205)

两张相同数字的彩票使一对男女偶然结识，并触发了两个已婚者的情感火花。悄然来临的汹涌情感浪潮使董浩天焕发出无限的生活热情，他在与偶然相识的女人苏玲的自由情感世界里找回真实的自我。然而，爱情会不会和彩票一样令人不能左右？纯洁的爱情能否经得起世俗的考验？

危险家庭



第一章

1

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

梅雨季节的南方城市，空气湿热滞浊，令人无法顺畅地呼吸。普晴走在街上，心里恍恍惚惚，仿佛还沉浸在梦里。然而隐隐有个声音在她脑海深处飘荡着。那声音断续而且朦胧，如同一个充满危险的信号在提示她，却让她无法弄清楚那警示中的含意。



危险家庭

普晴在路边的人行道上走着，地面是铺设得平整美观的花色方砖，道路如此平坦，普晴的脚步却像遭遇了什么障碍一般，有些深浅不定的起伏。普晴看到擦身而过的路人似乎都在用一种怪异的目光扫视自己，那目光里充满普晴说不清的内容，令她心里不可克制地涌起不安。

普晴不由得伸手抚摸自己的头发，头发是和平常一样用发夹束在脑后的。不安的情绪并没有离她而去，她开始怀疑自己脸上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，以至于会引起路人异样的目光，虽然普晴记得刚才出门前，她曾在镜子前打量过自己，那时镜子里的面孔，除了因睡眠很差带来的一脸倦色，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。

又和一个素不相识的行人擦身而过。普晴分明看到，这个退休老干部模样的路人微微皱起眉头，向她投来一瞥，而这目光里同样含有某种令普晴不安的信息。普晴的脚步在平坦的人行道上一绊，几乎跌倒。她不得不狼狈而无助地停下来，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能够一下子飞回到自己家里。

老干部模样的路人放慢脚步，看得出他有几分迟疑，在对普晴开口前，下意识地前后看了两眼，然后以一种身正不怕影歪的语气问普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普晴看到对面很长一段路没人走来，又回头看看身后，有两个行人，但距离还远。她鼓足勇气对老干部说：“麻烦你告诉我，我怎么了？”

对方的眼神变得更讶异，普晴随即意识到自己的问话实在不合情理。空气似乎更湿浊，尽管她努力令自己保持镇静，但呼吸仍急促起来：“对不起，老同



志，我不是在跟您开玩笑，我实在……我不知道自己出什么事儿了，为什么每个人都用这种眼神儿看我。求您告诉我，我什么地方让你们觉得不对劲儿了？”

老干部相信了普晴的诚意，他善意地解释：“我以为你身体……不舒服，好好的路怎么好像要摔跤？还有、还有……你会不会把衣服穿错了？”

普晴听了，低头一看，不由大惊失色。难怪一路上几乎所有擦肩而过的路人都对她侧目而视，普晴身上穿了件非常典型的睡裙。大片的肩膀和胸部都袒露着，乳房的曲线也隐约暴露出一部分。

老干部看到普晴的反应，知道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。他同情地提醒普晴：“现在女孩子流行穿什么吊带裙，不过我看你好像……不是一回事儿。”

普晴无地自容，头脑一片空白，不知该如何处理眼前这个难堪，只是无力地抬手掩住自己的脸，那个装钱的小皮包从手中脱落，掉在地上。老干部弯腰帮普晴捡起钱包，伸手想递过去，看看普晴身后的方向，又迟疑着把手缩了回来。有几个身穿白绸衫裤的老年人显然刚刚结束早锻炼，一路说笑着走过来。

“哎，我把钱包给你放这儿，你别忘了拿。”老干部急匆匆地把钱包放到路边花坛的边沿，边叮嘱着边抬脚离开，“赶紧回家换衣服吧，下次出门当心点儿。”

普晴在原地呆立了几秒钟，茫然无措地松开掩住面孔的手，她模模糊糊地想，自己应该立刻转身逃回家里才对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她却仍然站着，似乎身体被固定住了无法挪动。从她身后走来的几位老太太，原本大声地说笑着，经过普晴身边时，声音忽然压低



危险家庭

了。她们从普晴身边走过，遮遮掩掩地回头打量普晴。

“真够没羞的……”一个老太太厌恶地说。

“哎，现在这社会也不知是怎么啦，年轻人穿的衣服越来越少，就只剩两根细带子提拎着一块布料了……”另一位老太太接嘴道。

“你们老土了吧，那叫吊带衫，我孙女跟我说啦，今年那些小丫头们就流行穿这个！”

“那也得看看什么年龄的人穿吧，三四十岁的人了，怎么穿得出门儿？要是我女儿这么穿，你们看我不把衣服给她撕喽……”

那些渐渐远去的议论钻到普晴耳朵里，她的脸因痛苦而扭曲，心里被慌乱和恐惧而占据。而此时，那种一直隐藏在头脑深处的充满危险信号的警示变得清晰起来，普晴懵懵懂懂地转过身，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跑去。

快跑！快跑！！

那个声音躲在不知名的角落催促着普晴。在这种催促下，普晴忘却了自己的尴尬处境，只是茫然地跑着。当她跑进自己家所在的小区大门时，听到救护车发出的尖利的鸣笛声由远及近，很快那令人揪心的声音就来到了她身后，并因为她阻挡了前进的道路，而发出不耐烦的喇叭声。

“让一让，让一让！”救护车驾驶员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脑袋，对着小区内不宽的马路上几个和普晴一样挡在道上的居民嚷着。

人们纷纷让行，一向敏感并且好奇的天性，令他们马上意识到有什么事件发生了。



危险家庭

“谁家出事啦？”每个人都兴奋地猜测着，并小跑着跟随在救护车后前进，以便尽快侦查出事件的最新消息。

正因为救护车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，没有人注意到普晴身上令她难堪的装束。普晴松了一口气，想借机悄悄溜回家去。然而脑海中那个危险的信号突然强烈起来，猛地刺激着普晴的大脑，令她变得极度不安。这时普晴发现，自己正和其他人一样，跟在救护车后向前涌去，而且很快地，她看到救护车及好奇的人群在自己家住的楼洞口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两名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带着急救箱迅速下车，冲进楼洞里。

天哪！

普晴倒吸一口冷气，瞬间的迟疑后，她快步跑上前，拨开挡在眼前的旁观者，不管不顾地向楼上冲去。四楼，那里有普晴的家，她的丈夫和女儿此时应该正在家里。虽然没有任何理由让普晴怀疑救护人员要去的是自己的家，但她被心里那种强烈的不安弄得六神无主，必须立刻看到丈夫女儿平安无事才能得以安心。

一进楼洞，便有一股淡淡的煤气味传来。普晴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。等跑到二楼，普晴就听到楼上传来的声音在问：“谁家的人？”

“袁家的。”这是普晴熟悉的邻居张姐的声音。

普晴不由自主尖叫了一声：“和平！月月！”她全然不知自己的发夹掉了，头发披散开来，身上穿着裸露出大片肌肤的睡裙，像个疯子似的，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楼上跑。只是听到上面简单的对话，普晴已经确信，自己最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。



危险家庭

楼上的邻居张姐也听到了普晴的声音，叫起来：“普晴快来，你爱人孩子出事了！”

2

正是探视时间，普晴的女儿月月的病房里有几分热闹。除了普晴、袁和平以及普晴父母之外，邻居张苹夫妇也带着儿子晨晨来看望月月。因煤气中毒险些死亡的月月经过抢救，已经脱离了危险，此时躺在病床上，稚嫩的小脸儿十分苍白，显出大病中的虚弱。

普晴又一次向张苹夫妇道谢：“这次要不是你们，我家和平跟月月就完了。真不知该怎么谢你们。”

张苹笑着说：“哎，远亲不如近邻，碰到这种事儿，谁都得帮忙。再说这回功劳最大的还是你家袁和平，要不是他硬撑着给我家打个电话，那我们也不知道你家煤气漏了。所以说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呀。”

张苹的丈夫刘文进关切地询问：“小袁彻底恢复了？”

袁和平笑着说：“我身体好，已经没事儿了。”说着，他转脸看着病床上的月月，脸上掠过一丝忧色，伸手轻轻抚摸了一下月月的小脸蛋，“但愿孩子别留什么后遗症。”

普晴的父亲瞟了自己的女儿一眼，语气里明显带着不满：“都三十好几的人了，做事怎么还这么粗心大意。炉子上烧着开水怎么就跑出去了？简直是不可原谅。”

普晴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求救似的看了看母亲，母亲脸色很沉着，既没有顺着丈夫的语气抱怨女儿，



也没有出言给女儿解围。

倒是一边儿的袁和平连忙劝慰岳父：“爸，您就别再怪小晴了。她都不知掉了多少次眼泪、骂过自己多少回了。真要怪也得怪我，要不是我头天不太舒服，那天我也跟小晴一起起床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。”

张苹笑着对自己的丈夫刘文进说：“你瞧瞧人家小袁的风格，多会心疼老婆。要是你，哪儿会这么踊跃地承认错误。”

刘文进笑着承认：“那是那是，人家小袁这个模范丈夫可不是吹出来的。我以后一定要向袁和平同志学习，以胡适先生提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做一个新时代‘三从四得’的好男人。”

“又胡扯八道。”张苹笑着揉了揉丈夫一把，“整天就知道嘻皮笑脸，还‘三从四得’呢，也不知你怎么瞎编出来的。”

袁和平笑着给刘文进帮腔：“嫂子，那您可冤枉文进了。胡适还真是有过一个男人‘三从四得’的理论呢。说是：老婆外出要跟从，老婆的命令要服从，老婆的错误要盲从，这是三从。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花钱要舍得，老婆的生日要记得，老婆的打骂要忍得，这是四得。胡适可不光这么说了，还身体力行地做到了。”

普晴感激地看了丈夫一眼，他们的一番谈笑，总算把父亲对自己的抱怨转移了。而这时病房里两个小朋友不耐烦听大人们谈话，已经开始自己的闲聊了。

六岁的晨晨好奇地问月月：“在高压氧舱里疼不



疼？”

月月声音虚弱，但流露出几分见过世面的骄傲语气：“可疼了。不过我都没哭。”

晨晨马上揭发月月：“你骗人，我问过爸爸妈妈了，他们都说不会疼，因为你已经快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！”

周围的大人们听了孩子的对话，不由笑起来。只有普晴眼睛里暗含着忧愁和焦虑，忧心忡忡地看看女儿，又看看丈夫。

月月被晨晨揭发出真相，不悦地说：“哼，你又没煤气中毒，你怎么知道？告诉你，煤气中毒才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呢，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，飞呀飞呀，还遇见一个神仙，神仙还在我脑门儿上亲了好几下呢。”

晨晨哈哈大笑，老气横秋地对月月说：“傻瓜，幼儿园老师早就跟我们讲啦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神仙。你们中班儿的太笨，什么都不懂，就会瞎说。”

月月生气了，把脸扭到一边不看晨晨：“你才是傻瓜，你才瞎说呢。就是有神仙亲我嘛，你不信就算了，我不跟你说话了。”

张苹看两个孩子快吵架了，忙从中调解：“好啦好啦，晨晨你比月月大，你就是哥哥，怎么能这样惹妹妹生气呢？应该让月月高高兴兴的，这样病就可以快点儿好，你们俩又可以一起上幼儿园啦，对不对呀？”

月月噘着嘴对普晴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看到神仙啦，他真的亲我脑门儿啦。”

普晴的眼泪几乎要流出来，她努力忍住，俯身在



女儿苍白的小脸儿上亲了一下，语气里有无限的温柔和怜爱：“宝贝，妈妈相信你说的呀。”

大家都安静下来，普晴把脸贴在月月脸上，神情里交织着失而复得的喜悦，以及深深的自责和欠疚。一边的袁和平看了，伸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妻子的头发，安慰地说：“好了，放心吧，孩子会没事儿的。”

普晴抬头看看丈夫，对他感激地微笑，眼睛里充满了忧伤。一屋子的人，只有她的丈夫和母亲注意到了她这种情绪，他们有几分担忧地注视着普晴，两人的目光在无意中轻轻碰撞，都不由无声地叹了口气。

3

夜很深了，普晴独自靠在卧室的床上出神，床头灯倾泻出柔和的黄色光线。家里很安静，墙上的壁挂式空调缓缓地释放出冷气，偶尔发出轻微的“咔嗒”声。这个晚上，普晴本来应该留在医院陪床，因为月月虽然已经过了危险期，但身体还很虚弱，需要大人的照料。不过丈夫袁和平说，普晴这些天照顾他和孩子太辛苦，今天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晚上索性由他来给孩子陪床，明天他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。

普晴也的确觉得太疲劳了。丈夫女儿煤气中毒，双双送到医院急救之后，她在学校已经请了好几天假，天天在医院陪护两个病人。而普晴是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，最近学校工作正紧张得要命，这个节骨眼儿上离开，不仅学校的领导、学生们着急，普晴自己心里其实比别人更焦虑。对待工作，她历来勤勤恳



危险家庭

恳，从不愿出一点儿差错，为此付出了无数的心血，以前的工作也确实没什么可以挑剔。然而这半年以来，普晴的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出乱子，如果说有些事情还算不上错误、只能称作麻烦的话，那么前几天丈夫女儿煤气中毒这件事儿，则差点儿酿成不可挽回的大错。

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，只要一想起那天的情节，普晴仍然会不寒而栗。

那天是星期天，由于头一天晚上袁和平身体不舒服，早晨普晴醒了之后，就让一向早起的袁和平继续睡觉，她则起了床，把前一天三人洗澡换下的衣服洗好，晒到外面阳台上，然后拿了一个小钱包和钥匙外出买菜。出门前普晴想和丈夫打个招呼，后来看到丈夫正在沉睡，便没有叫醒他。当时五岁的女儿月月也在隔壁她自己的小房间里睡着，房间里的空调开着，温度不高，但月月的毛巾被都蹬开了，普晴担心女儿会感冒，上前帮女儿把毛巾被盖盖好，然后才出门。

现在普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，她是什么时候把开水放到煤气灶上去烧的。她更想不起来，自己怎么会如此糊涂，穿着一件那么不像话的睡裙跑到外面去。普晴是市重点中学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，如果她的学生们看到一向受人尊重的普老师这样打扮外出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议论，说不定从此普晴长久以来树立的良好形象会土崩瓦解。

那天早上普晴被好心的路人提醒，才发现自己身上不雅的装束，在短暂的惊慌无措后，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逃回家中。然而她再一次犯了错误，把那个她带出来买菜的小钱包又丢掉了。钱包里没有多少



钱，但有普晴家所有的钥匙。这个错误说起来算不上多严重，但却又一次证实了普晴身上出现的问题。而这些问题在这半年里，频频困扰着普晴及她的丈夫袁和平。

不过在那天的事件里，丢钥匙并没有给这个事件增添更多的麻烦。当普晴神思恍惚地快要逃回家时，另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。留在家中睡觉的丈夫和女儿，因为炉子上烧开水将火浇熄，煤气外溢造成他们煤气中毒。女儿被救出时已经深度昏迷，是袁和平挽救了女儿及他自己的生命。虽然袁和平后来也因煤气中毒而昏迷了，但在他昏迷之前，却意识到了危险的临近，勉强拖着已经绵软无力的身体，给邻居张苹家打了一个电话，并支撑着爬到了家门口，使出最后一丝气力打开房门，使得最后的救援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。如果不是袁和平危险之中的举动，这次普晴很可能将永远失去自己的丈夫和女儿，而且这都是因为普晴犯下的过错，那样的话，她不知以后自己的生命是否还有意义。

想到这里，普晴被后怕的情绪控制了，疼痛一阵阵袭击着她的大脑，太阳穴“怦怦”地跳着，像有人拿着锤子在敲击。普晴觉得自己的大脑一片混乱，各种各样的杂念搅在一起，令她失去清醒和判断力。她痛楚地抱住头，不住地呻吟。

“天哪，我是怎么了？我是怎么了……”

寂静的夜里，普晴痛苦的声音融化到空气里。一个又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，让普晴怀疑：自己是不是有了精神方面的疾病？将要发展成为、甚至已经算得上一个精神病人？否则又有什么理由来解释自己所犯



下的那些错误呢？

我是个精神病人？

这个念头让普晴一惊，混乱的脑海里马上出现那些以往印象中精神病人的形象，他们披头散发，或者神情呆滞，或者痴笑不止，嘴角有涎水将滴未滴，拉出长长的丝来……普晴全身冒出一层鸡皮疙瘩，恐惧悄悄爬上心头。

突然，床头的电话铃响了起来，毫无思想准备的普晴被吓得身体一弹，头在床架上碰了一下。她下意识地看看斜对面墙上的时英钟，上面显示着时间已是凌晨一点半。这个时候，会有谁打电话来？

普晴没有马上伸手去拿电话，而是害怕地扭头盯着电话机。不知为什么，最近以来常常隐藏在她脑海深处的某种声音再次出现。那似乎是一种对危险的警示，虽然总是模糊不清，但几乎每每灵验，为普晴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麻烦和困扰。现在，在这个寂静的凌晨，除了普晴之外再无他人的家中，这个电话将会为她带来什么消息？

电话铃执着地响着，那铃声让普晴的心揪得越来越紧。她终于伸出手拿起话筒，对着话筒里问了一句：“喂？哪位？”

听筒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丝声音——无人说话，但也没有挂断，夜的寂静把细微的电流声衬托得很分明。

普晴的紧张情绪又加重了几分，她试探性地又问：“喂，请问找谁？”

这时，从听筒里隐隐约约传出一个细弱的声音。那声音似乎是一个女人发出的，声调很低，有些暗





哑，断断续续，听起来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但背景却是清晰的安静。

“救……救……我……救……救……我……”那声音喘息着，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，声音里有种极度的痛苦，还伴随着模糊的呻吟。

普晴全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起来，整个后背像被浇了一股冰水，接连打了好几个冷战。内心的恐惧几乎在一瞬间就要将她淹没了。她想也没想，“啪”地将手里的电话扣回到机座上，猛地拉起盖在腿部的毛巾被，紧紧裹住身体，身子缩成一团，仿佛这就可以帮助她逃离危险似的。

墙上的空调突然发出一声轻微的声响，普晴吓得又是浑身一惊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是空调里的压缩机停止了工作。床头灯的光线仍然柔和地投射在房间里，普晴的毛巾被拉到下巴处，目光恐惧地在房间里扫来扫去。灯光在不同的位置制造出深浅不同的阴影，在



危险家庭

这个时刻，对普晴来说，那些阴影中隐藏了各种各样的暗示和危险含义。

“别紧张，别紧张，这是自己吓自己……”普晴头脑中所剩不多的一丝理智提醒她保持冷静。“也许是有人打错了电话，也许有人在和我开玩笑……”为了安慰自己，普晴甚至轻声地嘀咕出声音。

就在普晴的情绪刚刚开始变得平稳时，电话铃突然又响了起来。这一次普晴逼着自己马上伸手接起了电话，大声问：“喂？是谁？”

电话里静了两秒钟，然后再次传来刚才那个可怕的声音。

“救……救……我……”那个飘忽的女声痛苦地呻吟着。

普晴闭了闭眼睛，长长吸了口气，尽量用镇定的语气一连串地问：“你是谁？是不是有什么危险？要不要我帮你报警？”

话筒里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呻吟声，没有人应答。仔细分辨，可以听出呻吟声中，还夹杂着某种硬物敲击出的“梆梆”声，而呻吟声似乎随着敲击的节奏变化着强弱。

普晴声音颤抖着，鼓足勇气又问了一次：“你是不是需要人帮忙？你告诉我地址，我帮你报警。”

电话里安静下来，很快，里面传来断线后急促的“嘟嘟”声。光线朦胧的卧室里，夜，重归寂静。普晴大口大口喘息，紧紧盯着电话机，可以听到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。她怀着极度的惊恐等待着电话铃再次响起，但没有等到铃声。到了最后，普晴再也无法忍受如此的恐惧，她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，拨通了

